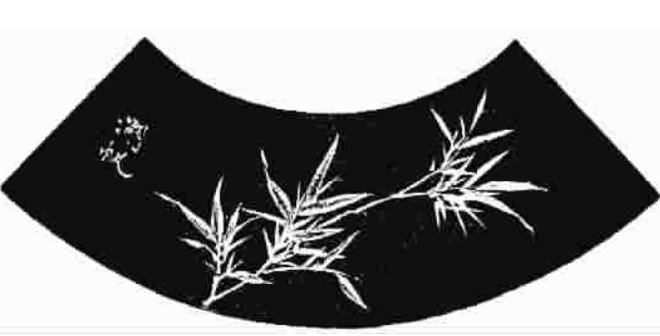


万育仁 墨拓石瓢壶

当今有不少人玩铜、玉、砚、竹、石、壶等艺术品,他们陶醉于物件的造型、质地、年代或出自哪些名家高手之中,很少有人去注意这些艺术品的纹饰拓片之艺术,而高明的玩家是决不会放过这一细节的。最近在吾友万寿家中看到其父亲万育仁手拓的江寒汀、吴湖帆、顾景舟等合作的石瓢壶拓片,淡雅素洁,含蓄蕴藉,有耳目一新之感。



■ 吴湖帆题字石瓢壶拓片



■ 吴湖帆画竹石瓢壶拓片

五把石瓢壶是顾景舟在1948年精心制作的,制作后,他将壶坯轻舟运至上海交与上海铁画轩陶瓷店老板戴相明,戴相明接坯后至吴湖帆、江寒汀家,请他们题句书画后再交货船带至宜兴顾景舟处,由顾景舟操刀镌刻烧窑。完成后,顾景舟自留一把,其余的便分赠给吴湖帆、江寒汀、唐云、戴相明四位文友留念。五把石瓢壶玲珑可爱,线条流畅和谐,大雅而又秀气。浓厚的东方艺术之大气扑面而来。

江寒汀壶正面为吴湖帆画的爽飒风姿的竹,反面为吴湖帆引宋、梅尧臣的诗:“寒生绿罇上,影入翠屏中。”款为“寒汀兄属,吴倩题”。顾景舟自藏的一壶,正面为秋风摇曳的竹,反面题曰:“但为清风动,乃知子散心。景舟先生,吴倩并题。”

唐云壶上刻有风触有声的翠竹。反面题曰:“无客尽日静,有风终夜凉。药城兄属。吴倩并题。”

戴相明壶上正面仍是修茂不孤的青竹,反面题字是:“为君倾一杯,狂歌竹枝曲。相明先生,吴倩并题。”吴湖帆在四把壶上画了形态各

异的竹枝及不同诗词。行书劲健,刻画利落,书画和壶身融为一体,对应成趣。

第五把壶是吴湖帆壶。正面是江寒汀画的《梅雀图》并题“湖帆道兄正画,寒汀”。反面,吴湖帆应画面而自题并题了“细嚼梅花雪乳香。寒汀兄为余画茶壶,倩自题”。

这五把集名人、陶艺、书画、篆刻镌刻之精的石瓢壶,论时间也已过半个多世纪了。物是人非,这五把石瓢壶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辗转社会,流落他人之手。可有一点是值得庆幸的,那就是壶的新主人都是玩壶大家,他们纷纷找到了万寿的父亲万育仁,请他将壶墨拓成片,长期保存。万育仁也欣然应命,将其中四把壶篆刻墨拓成片,以传后世。

请看吴湖帆壶的拓片:老枝横斜,梅花绽放,小鸟雀跃,墨色层次分明,用墨温润,清朗干净,犹如一幅舒展的立体画,拓片构图布局合理,款识与铭文布排疏朗有致,读来有一种特殊的美感和质感。万育仁用的是蝉翼拓法,此拓较乌金拓法稍难,一不当心,就会前功尽弃。

他给江寒汀壶所拓的竹,竹叶的背向层

次,枝干的粗细,竹节之连接,墨色均匀,历历分明。若仔细看,我们不难发现万育仁拓的背面一点也不透墨。他所拓的书法,节奏顿挫都能原汁原味地体现出原作者书写风格。万寿向我介绍道:“在拓片的种类中,以紫砂壶的难度最大,工序最多。紫砂壶以圆形为多,用宣纸覆上,上水后刷干,刷干后上墨,拓下的整张纸凹凸不平,要把它裱平,只有通过开刀,才能将皱纸拉平,如没有扎实的基本功,是很难奏效的。”

万育仁15岁始拜著名收藏家孙伯渊为师,学拓裱技艺,曾先后参加安徽寿县蔡侯墓出土青铜器及上海博物馆古器物纹饰的传拓工作,有上博“奇技神手”之美誉,是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

人道是:“壶随字贵,字以壶传。”没有铭文的壶是传不远的,这五把石瓢壶载着当代制壶、书画、镌刻名家的手泽,其人文价值当难以估量。然而,玩家是聪明的,他们没有忘记请墨拓领域中的大师级人物万育仁传拓,因为墨拓是一门艺术,是中国文明历史长河中的一朵奇葩。
王晓君

龙泉青瓷重放光彩



“恢复龙泉明代官窑青瓷展”于近日在中福古城举办,龙泉古窑瓷厂厂长、浙江省工艺美术大师李邦强带30余件明代官窑青瓷和大家见面,日前,上海高城艺术馆和龙泉古窑瓷厂邀请有关专家在中福古城举办了“恢复龙泉明代官窑青瓷”研讨会。

2006年9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龙泉市博物馆联合对大窑龙泉窑遗址中的岙底片枫洞岩窑址进行了主动性发掘。在这次龙泉窑大窑遗址的发掘过程中,却出现了一些制作精细、釉色滋润、器形庞大的瓷器,其精美程度是以往龙泉窑瓷器中少见的,许多纹饰与景德镇御窑厂明初的官器物十分相似。经国家文物局组织的专家论证认为,龙泉大窑考古遗址可以认定为明代宫廷在浙江龙泉设立的官窑。它的性质与明初景德镇官窑是类同的。

为恢复失传600多年的龙泉明代官窑青瓷,由龙泉古窑瓷厂厂长、浙江省工艺美术大师李邦强,汇聚了以中国陶瓷艺术大师陈坛根青瓷大师为首的一批青瓷艺人及浙江大学周少华教授等青瓷专家,专门从事研究龙泉明代官窑青瓷原料的配方及烧制技艺,利用现代检测手段,分析破译了龙泉明代官窑青瓷坯体、釉面的化学构成。用龙泉瓷土配制,经过3年多次的反复试验,终于获得成功。现已研究出故宫博物院龙泉明代官窑青瓷5件,龙泉青瓷博物馆龙泉明代官窑青瓷(修复)15件,国外博物馆龙泉官窑青瓷5件。

“龙泉明代官窑青瓷工艺的恢复”获浙江省科技厅2008年重大科技项目,被浙江大学列为科研合作项目。该项目研究获得成功,填补了失传600多年明代宫廷在龙泉烧制青瓷制作工艺技术空白,于2011年获龙泉市人民政府科技成果三等奖,2012年获国家知识产权局发明专利,为龙泉青瓷在当代的传承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耿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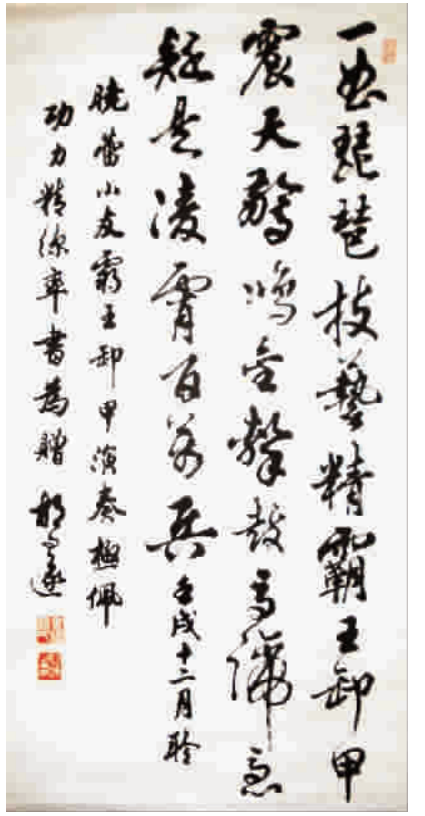
■ 刻花芭蕉执壶



作者 金春德

刊头篆刻

挥毫一纸赞琵琶 回忆胡问遂先生二三事



■ 胡问遂书赠晓蕾条幅

收为其入室弟子。胡问遂先生是我书画生涯中第一个老师,也是我众多老师中唯一的一个磕过头的老师。1959年,父亲带我去了胡问遂先生家,希望胡先生替我指点指点,其真正的用意是希望胡问遂先生收我为学生。那一年,我9岁,胡问遂先生41岁。

1966年,我初中毕业以后,无书可读,无学可求,无工作可找,一度陷入人生第一次困境。我记得,是听了胡问遂先生的一番教导,我参加了里弄的生产组工作,从此开始不靠父母,以每天八毛钱的收入走上了自己养活自己的人生之路。

我平生第一个月的工资是18元人民币。为了感谢先生,我特地第一次乘火车去了无锡,买了两公两母四只大闸蟹,足足有二斤多重,送去孝敬先生,谁知道竟然受到一顿批评,他说,你应该把这些钱补贴家用,应该用这些钱买笔、买纸,就是不能买大闸蟹。

先生还对我说,之江,你除了学书法,还要学习一些其他本事,为了说服我,还对我说,在上海中国画院里,师友中他最佩服的是丰子恺老先生,他说老先生不但多才多艺,而且博学,又是诗书画,又是著作等身,还懂音乐、美学,融百家于一体,集诸艺于一身,而且件件精到,这才是大家中的大家。这一段话,我印象很深。

后来,我又托人介绍,找了林石城先生学习琵琶,托了赵丹、黄宗英夫妇找了唐云先生学习中国画,这都与先生这一段话的影响有关联。

1971年12月的一天,我带了妹妹周晓蕾一起去先生家,还特地带了琵琶去助兴,我弹

了一曲《阳春白雪》,周晓蕾弹了一曲《十面埋伏》,那天先生特别高兴,还特地对晓蕾说:“你的琵琶弹得比你哥哥好,是不是从小就学的?”晓蕾说:“我和哥哥一起学的,刚刚满三年。我比他空,他每天弹1个小时,我一天要弹4个小时。”胡问遂先生马上接口说,林石城先生一定喜欢你,之江如果能也算学习三年,那你等于学习了12年,怪不得弹得这样好,还会什么,再弹一曲让大家欣赏欣赏,周晓蕾于是又弹了一曲《彝族舞曲》,弹完以后,胡问遂先生还拍了手。为了勉励周晓蕾,还特地写了一幅字给周晓蕾,诗还是临场发挥的:

一曲琵琶技艺精,霸王卸甲震天惊;鸣金击鼓马蹄急,疑是凌霄百万兵。

妹妹当时只有16岁,得此墨宝,惊喜万分。从此以后,她练琴更加刻苦,技艺也日趋进步,42年已经过去,她还珍藏着这幅字,她说,没有胡问遂先生的表扬,我也许不会坚持用功到今天。

我跟随胡问遂先生二十七年,1987年,三十六岁去日本深造时,先生特地为我写了一封推荐信,内容如下:周之江从我学习书法廿余年,是我学生中较有成就者,在广泛吸收书法传统基础上有所发展,而且有自己的风格,已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上海分会吸收为会员,是一个具有培养前途的青年书法家,特向贵国艺术学院暨各大学推荐。

先生对我,就像对自己的儿子一样关心。即使对我的亲人、朋友也都是以诚相待。先生仙逝已经14年,追思往昔,那时那境,还是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周之江